



合家歡

蕭 征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715.12

727

內容介紹

本書寫的是：一個農村老婆婆，因為受了封建思想的影響，經常虐待她兒媳，還慫恿兒子打媳婦。解放後，兒子和媳婦思想都有了進步，兒子當了民兵，媳婦加入了婦聯會。媳婦因為工作忙，顧不了家裏的活，婆婆就鬧起來，而且越鬧越兇。媳婦沒辦法，向婦聯會報告，婦聯會的工作同志召集了村裏的婦女開會，對老婆婆進行教育。老婆婆在會上受到啓發，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；媳婦也作了檢討。一家人從此就和睦地過日子。

書號：0073

合 家 歡

著 者	蕭 征
編 者	說 說 唱 唱 社
插 畫 者	毓 繼 明
出 版 者	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(北京建國門外杜家樓十五號)
發 行 者	新 華 書 店
印 刷 者	外 文 印 刷 廠

1954年5月第一版

13千字 定價1,100元

1954年5月第一次印刷(1—15,000)

楊毛蛋三歲上就死了爹。那年臘月二十五，他爹去給地主韓福厚家打掃房屋，頭上被磚打了個血口子，回來路上大風大雪，得了破傷風。自己又沒錢治病。毛蛋媽到韓家去借，韓福厚睡在大烟燈旁邊伸了個懶腰說：「不要緊，有命在骨頭裏邊，好好一個人，咋能就死了呢！再說這年盡月滿，也不是放賬的時候！」說着人家又繼續抽烟了。她回到家，毛蛋爹就死了。從此，毛蛋媽就守了寡。

第二年春上，韓家說怕荒了莊稼，硬把租給她家的三畝地連青苗奪走了。舊社會，守寡人最怕招惹閒話。毛蛋媽除到地裏做活和上集賣鞋襪外，啥地

方也不敢去，見到生人不敢多說一句話，時常想着「受了苦中苦，能爲人上人」，盼望着毛蛋大了，娶上個媳婦，長長出口氣，到那時候，就應了她婆婆當年老說的那幾句話：

「盆子蓋碗鍋蓋盆，婆婆媳婦上下輪，

前三十年人管我，後三十年我管人。」

一想就覺得心頭清爽，也算個希望。

苦苦過了五六年。這年毛蛋十二歲了，她用多年積下的兩石多糧食，幾疋土布，換了個童養媳婦，名字叫做艾香。

頭一天進門，毛蛋媽晚上整整想了半夜，第二天一清早，就把艾香叫去說：

「艾香，過了門，就要學人了，不能跟在你娘家當閨女一樣，掄鐵鍬舞棒槌全由你。我脾氣不好。人常說：『打的親，罵的愛，不打不罵皮肉外。』娘有時打你

說你，都是爲了你學人。『樹兒不砍不成材』，人要不指教指教，大了咋能當家作主哩！」由這時候起，毛蛋媽就教艾香「學人」了。地掃得不大乾淨了，罵着：「這又不是給你爺畫鬍子哩，怕把臉畫滿了！」拉風箱拉得火小了，就是一炭鏟把子。艾香十二歲，還沒個鍋台高，叫學着做飯。做得少了，自己受一頓飢；做得多了，嫌糟蹋米麵，叫一頓吃完。名聲傳出去，村上一些年輕人就給毛蛋媽送了個綽號叫「媳婦怕」。閨女、媳婦到一起都要打聽打聽「媳婦怕」的事情。有時聽得生氣了，還罵幾句。

艾香有一次跟鄰居張二嫂訴委屈，張二嫂勸她說：「你還小哩，將來長大了也許就好些啦！」誰知越大才越苦了。十六歲時，一次婆婆發脾氣發得毫無道理，艾香頂了兩句，毛蛋媽就哭着拉住毛蛋說：「你的人翅膀硬了，管起我來啦，鴉雀子硬要在鳳凰頭上壘窩哩！」逼着毛蛋打艾香。後來艾香又碰見張二嫂，



便問道：「張二嫂，你說這當婆婆的就在『有理村』住着哩，啥事都該人家有理，咱這媳婦多會兒才能活成個人樣呢！」張二嫂想了一會，拍拍艾香說：「不要難過，人活到世上就是這樣，從古到今都是這規矩。你沒聽過人

說哪：

『當家打了甕，片片都有用，

大的壓牆頭，小的蓋麵甕，

剩下碎塊沒處用，還能塞個老鼠洞。』

盼到個娃娃，娃娃長大了娶上媳婦，你當了婆婆，那就熬到頭了。」這一下說得艾香像跳進涼水缸裏，冷冰冰的一個人坐下越想越害怕。

二

艾香十七歲上和毛蛋結了婚。家裏又租了韓福厚二畝地種上。艾香時常幫毛蛋做活，兩個人有時能在一塊說說笑笑，毛蛋也不大打她了。

但是毛蛋媽「管教」媳婦却是越來越嚴，三天兩頭尋事生非，艾香沒好日子

過，毛蛋也很苦惱。

三

一九四九年九月前後，楊家灣解放了。

毛蛋媽因為聽地主韓福厚說過，共產黨一來就要「編女兵」，就不叫艾香出門。毛蛋因為地裏有活，叫媽讓艾香下地，怎麼說也不行。直到過了一個來月，快種麥了，地裏活忙得不得開交，毛蛋媽也沒聽見哪裏編女兵，區上只是有個女工作人員叫蓉同志，到楊家灣來過幾次，可是講話待人都和氣，不像個「兵」，才慢慢放心叫艾香下地做活。

艾香打聽說共產黨講「男女平等」，不准婆婆打媳婦，覺得這一下天睜開了眼，很想知道究竟是不是這樣。

一九五〇年春天，實行減租反霸。毛蛋成分好，年輕，勇敢，遇事肯上前。不久，他悄悄參加了民兵，把往年看莊稼的長矛換了新把。艾香染了些紅線做纓子。毛蛋搖着紅纓，對艾香說：「打牆板兒上下翻，這一回可把咱給翻上來了。」

收麥後，一天下午，韓福厚來收租。毛蛋不在家，他媽就按往年算法，把糧食裝好。要按往年規矩，還應該先備些酒肉，讓韓福厚吃上一頓再走，可是今年大變樣子，喝了幾口茶，韓福厚就扛起租子走了。毛蛋媽自言自語：「你看如今這世道真好，連韓掌櫃都變得多善良了。」正說着，聽見門外吵嚷，毛蛋一手拉着韓福厚的衣領要向村政府走，嚇得毛蛋媽打了個冷戰。她想這簡直是「太歲頭上動土」，一句話也沒顧上問，先打了毛蛋一個耳光，罵着：「你這東西沒高沒低的像個啥！」毛蛋一邊掀開她，一邊嚷着：「走開！知道個啥！政府命令二五



減租，他減來沒有？」她答不上話，艾香拉了她一把，低聲說：「政府規定今年一石租少交二斗五。」她還不大明白。村長從東邊走過來，一問，就指着地主說：「爲啥不減，想住不掏錢的房子（監獄）哩不是？」韓福厚連屁也沒放，從口袋裏倒出幾斗糧食，才灰溜溜地扛着租子回去了。

毛蛋媽看見這情形，十分納悶，心裏又高興又害怕。高興的是退下的糧食够自己家裏吃一個月。怕的是奪佃。等村長一走，她就向毛蛋說：「你這冒失頭子，只圖一時放性子，我看人家奪地咱可咋得了呢？」毛蛋嘿嘿一笑說：「奪地，哼！敢打狗就不怕狗咬，保險叫他奪不去！」她更覺奇怪了，說：「年輕人說大話不嫌腰疼，地姓韓不姓楊！業還不由主啦！」毛蛋看她那樣子，氣得說：「你總記着那油賣九百六的老年事啦，就不看看新法規！不准奪佃，這是毛主席給咱計謀好的！往後你不懂的事多哩，快把你那老腦筋改改吧！」

毛蛋媽一邊和艾香收拾着掉下的糧食顆子，一邊笑着說：「這是毛主席的辦法，哎呀，毛主席這恩情可怎麼報答呢！」

毛蛋自從當了民兵，革命道理一天比一天知道得多，工作也一天比一天積極，連受了幾次表揚。每次他都從頭到尾給艾香說了一遍，就是不敢叫他媽知道。鄉上民兵中隊長是三喜，見毛蛋思想進步快，工作好，就給他發了一枝步槍。毛蛋開初很高興，但一到家門，可就難住了。從前拿矛子可以哄他媽說是看莊稼，這槍咋樣說？他心裏一硬，想道：反正沒有三年不漏的草房，遲早總是瞞不過，不如早說了省得麻煩。提着槍，剛一進門，正巧碰上他媽，他媽忙問：「揸的是誰的快砲？」毛蛋說：「我的！」媽當是開玩笑，說：「好娃哩，快給人家送回去，咱們老幾輩子都沒耍過武，弄響了不說傷人，嚇都把我嚇死了！」

毛蛋慢慢坐下，說：「媽，這是我當了民兵，公家發給我的。」一聽毛蛋當了「兵」，發了「槍」，毛蛋媽的手直戰，臉都變青了，頭髮梢子裏都是火，嚷着說：「我辛辛苦苦把你養活大，屁股一擰當了兵，丟下我老骨頭死了叫狗去啃？如今解放了，叫窮人翻身，村上弟兄三個兩個的都有，輪也輪不到咱獨苗穀（獨子）身上！……」

她這一嚷，把張二嫂、三喜媽、街坊四鄰都驚動了，大家圍過來，都勸她說：「當民兵是爲自己安寧。艾香也說當民兵不離地方，跟在家一樣。她翻了一眼說：『黑驢白肚子，都是一路子！哄我哩，明明是巧招兵，啥『民兵』，我活到這大年紀聽都沒聽過這事！』」大家都說毛主席這世道好多事情人都不知道，樣樣都辦得對百姓好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得她也沒法再辯，她就長長地出了口氣說：「反正弄不清！嘴是扁的，舌頭是軟的，好聽話誰都會說，但要割誰心上的肉，

誰也知道疼！」說罷，就掀開被子蒙頭往下一輪，誰也不睬。

人們慢慢退出來，毛蛋跟三喜媽說：「哎呀，好大的氣勁！那封建思想真把我媽給纏成一條死牛筋了，這輩子也難回頭——旁的媳婦都入了婦聯會，我那人要一入，還不把我媽氣死嗎！」艾香聽見說入婦聯的事，這事她琢磨好多日子了，忙接過來說：「不管，我要入！」毛蛋正要張口說甚麼，三喜媽說：「都一樣，我開頭都想不通，多虧張二嫂、蓉同志連着勸了五六回，我才叫三喜媳婦入了會。」張二嫂說：「艾香入婦聯會還是叫入，你媽那邊有我兩個勸解。」艾香一聽，喜得趴在張二嫂肩上說：「那我入會的事可全靠你兩個了！」

人都走淨了，毛蛋和艾香一邊往回走，一邊說：「你想入婦聯會，人家入了婦聯會都剪了頭髮，三喜媳婦早剪了，做活真輕快，你敢不敢剪？」艾香說：「剪我倒是想剪，就是怕咱那糊塗媽！」毛蛋說：「剪就剪了，我看她那老封建還能吃

了人！」艾香聽了這話，心裏說不出來地痛快，自從進了楊家門，還沒有這樣痛快過。她抿住嘴笑着說：「人都說『女大十八變，越變越好看』，沒料想你這男人也有十八變，把你咋也變得這樣開通啦？」毛蛋說：「這是共產黨、毛主席領導得好，把我引上了明路。要不，說不定還要糊塗一輩子。從前我老打你，打得你吃不下飯，現在想起來都難過……在民兵隊裏時常學習，真像是暗房子開下個大窗戶，啥事都想明白啦。因為你沒入婦聯會，大家還批評我婚姻法沒學通。往後見我把啥事辦錯了，你就批評。這就叫互敬互愛，互相幫助，男女平等……」

倆人進了房子，艾香點着燈，毛蛋坐在炕邊，艾香立在地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誰也沒有說話，都笑起來了。

第三天早上，艾香的頭髮已經剪得短短的，洗罷臉幾梳子就梳好了。她頂了新買的毛巾，照着鏡子笑了一陣，仰起頭來向牆上貼的毛主席像瞅了半天，鞠了



個躬，說：「毛主席，你救了我了，要不，咱這當媳婦的啥時候才能活成個人樣子呀。」

吃飯時候，艾香給她娘舀了碗飯，剛往桌子上一放，毛蛋媽一見艾香剪了髮，右手一把把飯碗掀得滾在地上，左手拉住頭髮，猛不防就是一個耳光，一邊罵：「裝的啥柳樹精，長長的頭髮剪得像個綿羊尾巴！」艾香身子一掄，把她娘閃倒在地下。毛蛋正端飯出來，忙過去扶起來說：「媽，有啥好好說，這像啥樣子！」毛蛋媽一邊喘氣一邊指着艾香問：「你說，誰叫你剪的？誰叫你剪的？」艾香理了理頭髮，站在遠處，說：「婦聯會叫我剪的，我自己叫我剪的。真是老封建！」婆婆一聽當面叫她「老封建」，一把推開毛蛋，跳着要去打艾香。艾香知道她發瘋了，急忙一避，又閃得她婆婆跌了一跤。毛蛋過去扶起來，他媽拾起褲帶又要去打，艾香早跑出大門到婦聯去了。張二嫂和別的幾個婦女聽說是又打